

# 折一枝绿柳吹响春天

□王维明

当碧波荡漾的河水悠然自得地流淌，当茂盛的绿草散发出清新的芳香，当桃花红梨花白杏花茂盛，当低垂的柳枝由鹅黄泛绿穿上俏丽的“时装”……或许是经历冬季寒冷的缘故，我对春天的到来格外欣喜，激动不已。尽管姗姗来迟的春天气温像“心电图”“过山车”，那么“任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春天的无限爱恋、热烈礼赞。我张开双臂，深情地拥抱春天，亲近春天，折一枝绿柳吹响春天！

小心翼翼地折一枝粗细适宜、笔直圆润的柳枝，截成一两寸长，拧松柳枝的皮，然后抽出里面的白枝条，留下的柳枝皮管不能破裂。再把皮管的一端用小刀削去约5毫米的外皮，将留有内皮的部分捏成椭圆形“吹嘴”，一个小巧玲珑、简约漂亮的柳笛也叫柳哨，就这样做成了。有一首诗《柳笛》这样写道：“折枝嫩柳用心揉，抽掉白筋管洞留。捏扁顶尖除老皱，吹出小调荡山沟。笛音唤醒清溪唱，箫曲招来翠鸟啾。合奏家乡春景美，安康日子乐无忧。”把制作柳笛、吹响柳笛的幸福欢乐，描绘得鲜活生动、情真意切。

星期天或放学后，小伙伴们除了拿石片打水漂，大多时候就是折柔嫩有韧性的柳条做柳笛、编织柳帽。柳帽编好后戴在头上，我们模仿电影战斗故事里的情节，手里握着或腰间别着一把自刻的木头手枪，分敌我两组，用矮墙或树身做掩体，吹柳笛发出低沉的“暗号”，然后进行激烈“交火”。失败的一方爬到榆树上，摘榆树钱给胜利的一方吃。榆树钱就是榆树的种子，因为它的形状非常像古时候的硬币，所以取名为榆树钱。刚结出来的榆树钱淡黄色、亮晶晶、弥漫着香气，吃到嘴里既解饿又香甜、清爽可口，那滋味真是美妙极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带给我们无处不在的惬意、欢乐。

斗转星移，岁月如歌。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时常聆听《春之声圆舞曲》，那婉转、悠扬、热烈的音乐，让人产生一种在柔和的阳光下，微风习习，溪水潺潺，进而陶醉于和谐恬静、鸟语花香的意境中，心中珍藏永不褪色的记忆。而此时此刻，我竟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吧柳笛含在嘴里吹起来。时而音色舒缓，低沉浑厚；时而音韵高昂，优雅清亮……多想用尽情的独奏抒发心声，演绎出气势磅礴的春之声交响曲！

折一枝绿柳吹响春天，勾起了我的乡愁和对童年时代的幸福回忆，增添了我的无限乐趣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奏响了我生命和人生征程上新的豪迈进行曲……

七星山下，西大河边，有一个神秘幽静的去处——狮子岩。

清秋之夜，我独自一人踏着月光，在江边信步徜徉。

倚着栏杆，夜风微凉。

明月之夜，岩石质地的“狮子”轮廓清晰可辨。如果带着点儿寻找的心情观望，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的周围，青苔石阶，垂柳成排，静默如诗。风，舞动梧桐的叶子，吟唱出轻轻浅浅的旋律。

忽然觉得，在这如此静谧氛围中，是该着一袭青衫，诵读一部古卷才是吧？看满地的月光空明如积水，听秋虫的低语如梦呓。

万籁俱静。河流在黑暗里涌动，河面上，可见的微澜，折射着皎白的月光，闪闪烁烁如碎银般。河流的转弯处，是一座游乐场，此时，已寂静了喧嚣，正披着月光，睡得安然而香甜。向南，路灯沿着河岸完成两条橘色的线，将城市的高楼推得很远很远。

西岸，肃穆耸立的七星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不知名的杂树，枝叶交错，层层叠叠。山势至此处半山腰笔直陡落，忽地形成了一道突兀的悬崖。山崖的顶部，有两块组合成一体巨大的岩石，部分石体已伸出险峻笔直的崖壁，悬空河上，像极了狮子的头，一并托住突起的山势，构成了雄狮的躯体。站在远处望去，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与连绵的山势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特别是狮头隆起的鼻子，鼻梁再往前半米远，便是数十米高的危崖，往下多看一眼，都让人心尖儿战栗。

清晰的狮子，静静地栖卧在河边，不需太多的想象力，就能感觉到这头雄狮的霸气与威仪。

月光下，我凭着几分朦胧之意，沉醉于狮子岩在这幻境中构筑起的绝伦之美。对啊，是因我在这俗世中徘徊太久，狂放渐收，怎么从未想过，去触摸一次心中的狮子呢？

夜色中，旷古的宁静里，任思绪飘飞，睡意全无。

我想知道狮子是否真的睡着了。

犹豫片刻，我终于提起步子，趁着满天的月色，独自一人沿着小道，一路蹑手蹑脚，绷紧着心，不知穿过了多少漆黑的树影，一步步向狮子岩攀去。

仿佛只为满足自己孩童般的好奇，又仿佛只为触摸心中的狮子。

山路弯之又弯，远之又远，有些虚幻。

在寂静的夜里不断寻索，伴着自己粗重的喘息声，我终于爬上了狮子的头顶，陌生的感觉顿时消逝。

俯瞰河面，风轻轻拂过，心陡然变得无比澄澈安宁。胸中堆积的阴郁云朵，随风散去。原来人生真的可以由自己来掌控，只要心怀梦想，拥有激情，就可以站在彩虹之巅，将生命舞成一道绚丽的风景。

月光中，我站在狮子的头顶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轻盈，灵魂变得无比宁静。

月光中，我站在狮子的头顶上，梳理着脑海纷涌的思绪。我已分不清，此时的我，到底是人还是狮子？或者，年少的时候，我是狮子，年老的时候，我又悄然变回我自己？

月光幽静，夜色迷蒙。

我迎着夜风，站在狮子的头顶上。

狮子是睡了，与它相比，我是如此的年轻。

## 狮子岩

□张玲

## 只盼望一双温柔手

□王小微

东北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一直到了四月。阳光一天比一天明亮，天空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虽然间或有降温和大风，但是，春天毕竟不可阻挡地来了。

那柔和的日光和湛蓝的天空，使人不能一直在屋子里待下去，每日，必得出去几回。晒晒太阳，吹吹风。如果来到郊外，那就昂首挺胸，做深呼吸。瞬间，混合着泥土气与青草香的凉凉味道，让人精神振奋。

漫步小区，有工人在干活。细望，原来是在给园区树木“松绑”。从小区初建到居民入住，几年光阴过去。而今，这些树木在此落地生根，扎稳脚跟——该是为它们松绑的时候了。

那些木方搭成支架，使得小区园林杂乱无章。而今，缠绕在这些木方上的铁丝，锈迹斑斑，工人们奋力用铁钳将其拧开，再把每一棵树上缠绕的铁丝也都拧下来。

似乎为时已晚。这些铁丝，早已一圈一圈，嵌进了树干里。可怜的树干上，总有那么一圈呈深褐色，树皮破裂，伤痕累累。

抬头望望，树梢上在鼓鼓地冒出绿芽。嗯，好歹，抢救行动还算及时。这些树，总算还活着。

“我们是来解救它们了。”一位老人一边干活，一边悠悠对我说。

四目相对。我们又一齐望向这些成长中的小树。

把铁丝缠在树上……树在长大呀！另一位工人闻声，表示不应该用铁丝，应该用草绳。在他的记忆里，从前栽树都用草绳捆绑固定。

草绳和铁丝。一个绵软温柔，一个尖利冷硬。一棵新落地的小树，会碰上哪种命运呢？

在新落成的公园里散步。同样是新栽的树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被木方紧紧支撑的松柳榆杨，在广袤空间里肆意生长。它们也是在去冬刚刚被栽植。大雪漫天，寒风扑面。隆冬之后，这是它们落成新家后的第一个春天。

仔细来到跟前，伫立凝望——与木方相连的树干上，丝毫没有铁丝的痕迹。不但没有锋利的铁丝，树干与木方接触的部位，还被细心地用丝棉缠绕。只有那些支撑它直立的木方，相互间用铁丝紧紧固定在一起。这些木方合力，用自己温柔的“木身”营造出了一方仅可容下树干的空间，使得这些新树稳稳站立。

一瞬间，唏嘘不已。原来，不用铁丝，甚至不用草绳，树干上轻轻覆上一层丝棉，竟也可以达到牢牢支撑的目的。一棵树要长在哪里，与谁为邻，被简单粗暴还是温柔以待，会有多么不同。

如此看来，那些被铁丝缠缠绕绕的树木，简直是受到了一次残害和虐

待。那些栽下树木拍拍屁股就忘掉的人，那些不考虑到日子及时为树木松绑的人，对这些无声的草木，简直犯下了一次“淡职罪”。

草木无言，然而无言的生命来到这大地上，要经历几番磨难，多少风雨，才能变成此时此刻供我们眼前欣赏流连的风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而大地上的一棵树，只要扎下根来，就巍巍然在深山、在湖畔、在街旁傲然屹立。它们用一缕幽香、一身青翠、一地浓荫，无声地、长久地抚慰着世人的心。也许，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才是这世间的真正好物。

《女人花》里，梅艳芳深情缱绻地唱道：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人心，最怕的是寂寞。而大地上花草树木，它们的生命之初，同样脆弱得需要被深情呵护啊。

人生苦短。树生，却可以很长。在《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里，著名文化学者梁衡先生记述了他为寻访古树而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故事。在山东，他仰望莒县浮来山上3000年的老银杏树；在陕西，他注视佳县红枣园里1400年的红枣王；在黑龙江绥棱县，他造访了杳无人迹的最后一片原始林；在云南腾冲，他惊讶于叹为观止的地上“热海”，而这，正是因为满山绿树饱饱地蓄足了水分，再让这水分渗入地下而形成的奇妙景观……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如果没有树木，天地间何其荒凉。纷繁的树木，以及它们所营造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才是这大地上的最绚丽的风景。

走走，停停。又见街边刚刚被修剪过的柳树，柔枝纷披，分外袅娜。这些颇具树龄的老树，将在盛夏长得葱葱郁郁。春天来临前的某一天，它们被集体修剪了枝干。像一个人，顶着一头芜杂的头发去了一趟理发店，再得出门来，面目清朗，神清气爽。

春天一来，这些老树就纷纷抽出新枝，长出嫩芽——它们再一次焕发了生机。

常常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古典籍里对人心的劝诫。而爱护一棵树，也要常常为它修理新枝。

与树为邻，鸟鸣嚶嚶。自古以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景象，就是中国人心心念念的田园梦，是无数人感慨系之的“终南山”。而那些在晴空丽日下刷刷作响的鲜枝，那些在风声雨声中灼灼其华的绿叶，世世代代，一直大地背景般地与人相依相偎。古老的树木默默地，陪伴了多少殷切的期待，多少缱绻的守望，多少热诚思念，多少欢乐的时光。

所以啊，今生今世，如果有缘，即使面对一棵弱小之树，也请你，伸出一双温柔手。

## 云淡风轻

□简然

遇雪遇风，一段旅程

向西一直前行

风吹着雪花扑在挡风玻璃上

迷离的眼紧盯着迷乱的前方

抚了愉悦的心情

多么希望

对开的车道上没有交汇的车影

那样，风雪不会更加迷乱

前程安宁

路，延伸至无尽的远方

而我将在下一个出口驶离

风雪还会与路人伴行

既然在路上

就会有雷雨、风雪

于是，放下心情

把旅程中遭遇的一切未知和可能

当成我们人生遇到的风景

面对生活要从容和欣赏

所有的际遇都是云淡风轻

## 查干湖流进记忆<sup>[外一首]</sup>

□东方惠

查干湖流进记忆中许多年

同时还有游进记忆中的

查干湖的胖头鱼。它肥美的

品质，瞬间膨胀为查干湖

纯洁而浩瀚的情怀

我是顺着查干湖的鱼香味

走进查干湖的，它的香像查干湖的

芦花，飘成我诗的意境，飘成

我对查干湖吟不够的激情

走进查干湖那片水域，梦境

也瞬间浩瀚起来，浩瀚成查干湖

渔民的胸怀和度量

### 不问它是否还认得我

从春天走来，翅膀刚一打开就飞到了查干湖。赏查干湖最美的风光，不假思索地越过一片水域，翅膀也被查干湖洗成一首会飞的诗歌

季节的脚步总是不声不响地从身边走过。把它搬到一张纸上，一首诗就悄然诞生。我不问它是不是认得我，只关心我诗里有没有查干湖的优美和韵味